

嫩江风雪

丁仁堂





嫩江风雪

短篇小说集

丁仁堂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装帧设计：章桂征

嫩 江 风 雪
短篇小说集
丁 仁 堂

*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12.8印张 插页6 263,000字

1980年11月第1版 1980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,730册

书号：10091·764 定价：1.00元



嫩江风雪/目录

NENJIANG FENGXUE/MULU

江边父女	1
春 夜	8
一畦菜花	26
猎 雁 记	52
玛 瑙	64
嫩江风雪	82
难忘的冬天	96
寄自两个鄂伦春人的身旁	123
羊场书简	137
渔家的心事	154

额尔古纳河船口 170

勇士班长 188

三下铜边 211

牧场上 234

红 叶 255

五 云 楼 282

夜 泊 306

七月瓜香 325

淡淡的黄槐花 340

我要采访乘警韩金亮 365

融水毛竹 384

后 记 403

江 边 父 女

还有比八月的嫩江草原更显得幽静，更加肥硕的地方吗？如今，正是野茉莉花开遍嫩江两岸的时候。

从嫩江岸穿过一片大草塘，可以看到一个小村庄。在小村庄的西边，中间隔一段空旷地，是一所小学。

夕阳从草原最边沿的地方隐下去了。嫩江的晚风吹到了这小学的庭院。正是放暑假的时候，庭院里静悄悄的。小学的房子是新盖的五间大平房，桌椅虽然都很旧了，排列得很整齐，墙上贴着各样的表格，从那些花边上，那表格的一些点缀上看得出教师是很用过一番心思的。院里花坛里的夜来香悄悄的开放了。晚风把它的香味送到别的地方，再把别的草香带来，于是小学的庭院里便充满了浓郁的香气。

不一会儿，老教师曲仁学拿着把蒲扇来到小学了。曲仁学把蒲扇放下，拿起一把笤帚，把花坛的周围扫得干干净净的，一切都弄停当后，他便坐了下来，这时月亮升起来了。他借着月光拨弄起桌上那架古老的座钟来。那座钟又走动了，时针指向八点。座钟一走，屋里显得很有生气了。曲仁学把学生的成绩簿也拿了出来，恭恭敬敬地摆在桌面上。老人激动地坐在那里，等着他的女儿到来。

过了十分钟，他的女儿曲凤玲来了。

曲凤玲是今年新从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，是一个很清秀、很聪明、很能吃苦的姑娘。

现在，她是来和她父亲办接交手续的，因为老教师曲仁学提升到县城里当校长去了。

看到女儿进来，曲仁学激动地、带着无限感慨地又拨弄起那架古老的座钟了。他对曲凤玲说：“凤玲啊！这钟还是我在伪满康德四年买的哪！它和我一样，经过了苦难的年代。”老人意味深长地说：“现在，它好象走得更有劲似的。”

曲凤玲明白父亲的心情，她不想插进去说什么，她静静地闪动着那深邃而聪明的眼睛听着，她的心里也很激动啊！

月亮升得更高了，江边的蛙声如潮，加上女儿那温文娴静的，静听的模样儿，这正是回忆往事的时候。于是，曲仁学象一个激动了的少女一样，把女儿凤玲拉到庭院的花坛旁坐下，于是，花坛下就轻轻地传出曲仁学那充满了激情的声音来。……

曲仁学原来是松花江西一个贫农的儿子。二十四岁那年，因为亲戚的关系，一个偶然的机会便使他沦落在北大荒上了。那是他刚念完了二年私塾以后。那时候是乌鸦膀子遮住的天下，北大荒苍凉满目。嫩江边上的几个小村庄都被财主把持着。

财主的孩子要念书，送城里吧嫌远，要上书房吧，屯里还没有。听说曲仁学有二年私塾的底子，于是把曲仁学叫去了。说：“你教我家孩子念书吧！饿不着你！”那个屯的财主听说了，也把曲仁学叫去了。说：“你教我孩子念书吧！”前后一共四个屯子的财主都对曲仁学这么说了。这个老诚的青年人

作难了。他坐在嫩江边上狠狠地哭了一场，就四个屯子轮流地跑开了。晚上回到姑姑家，姑姑说：“自古都是学生到先生这儿来，哪见着过先生这样个跑法呢？”曲仁学叹了口气说：“没有法子啊！”

就这样，这个年青人一直跑了六年。天天是满面风尘。后来，到三十五岁那年说上了个媳妇。求财主找了个安静的场所立了个书房，招了二十多个学生。没想，这下子更麻烦了。县城里的视学官又把他的书房改成了国民义塾。三天五日地找他到县里去听训话。从屯里到县城一百二十多里地，一路上净是荒原野草，狼獾经常出没。曲仁学一个人孤独地、沉默地走在这荒凉的路上。因为贫困，没有东西“孝敬”视学官，常常是挨了一顿骂回来。这个老实人便苦闷得连话都不愿意说。姑姑家里有支老竹箫。曲仁学学会了吹竹箫。每次挨了骂回来，他就坐在屋角里把那古老的竹箫拿起来，吹着呜呜咽咽的又低沉、又悲凉的调子。他那贤慧的妻子明白丈夫的心境，曲仁学一吹竹箫，她就坐在旁边流泪。……当时，唯一能安慰他的，知道他的心情的只有他的妻子了。不幸的是在一个严寒的冬天，他的妻子生了个女孩子，在产期得了病便死去了。从此，曲仁学的命运更加凄惨了。鳏夫孤儿度着凄凉的岁月。可是，不幸还没有放松曲仁学。第二年青纱帐起的时候，嫩江边上闹起“胡子”来。财主们把书坊拆了当炮台，学生自然也就都散了。从那一年起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，日本鬼子垮台，屯里再没有办起一个书坊来。在这个期间，曲仁学除了在江边打打鱼，再就是靠着老竹箫过日子。他编了很多首叙述嫩江边上生活凄苦的曲

子，闲下来的时候，他就吹给女儿凤玲听。这时候凤玲已经六、七岁了，跟着爹爹学会了一些字，倒也聪明伶俐。当爹爹的老竹箫吹到最悲凉的时候，凤玲便倚在爹的身旁悄悄地哭了。每到这个时候，曲仁学就把女儿搂在怀里，流着眼泪哄着她。一会儿，他的眼泪就把凤玲的毛茸茸的头发润湿了。

解放后，时间已经过去十年，他一直操办着屯里这所小学。这十年来，嫩江边在翻天覆地的变化着。地主阶级永远垮台了。党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的大道，新的生活鼓舞着曲仁学忘我地工作，因而，屯里人都很尊敬他。人们对他：“曲老师啊！你是咱们穷人堆里爬出来的先生，你好好的教管咱们的孩子吧！往后再没有那样苦日子啦！”曲仁学没辜负乡亲的嘱托，他象搭锅灶过生活那样的日以继夜地经营着小学。小学里桌椅缺了，他自己动手做。孩子们下学走累了，他背着往家送。群众怕分散了他的精力，自动地把他的地给代耕了，这使曲仁学特别感动。到了最感动的时候，曲仁学是不会说什么话的，他从墙上摘下那古老的竹箫来，擦了擦灰尘吹起来了。可已不再是那悲凉的调子啦；他吹的是“东方红，太阳升……”。这曲子从那竹箫传出来，是那么悠扬、响亮而充满了热情。吹了一曲，他放下竹箫，对凤玲说：“凤玲，你一定要好好学习，成为毛泽东时代的好女儿，将来也当教师，给人民服务。”凤玲牢牢地记住爹的话，后来考上师范学校，在学校里成为“三好”学生。省里召开老教师代表会，党支部推选曲仁学去参加。群众拍着手把他欢送到县里，由县又到省，见了省委书记、省长，许多老教师天南海北欢聚一堂，开会，讨论，参观，宴会。从省里回来，

曲仁学激动得多少天没有合上眼睛。……

夜，渐渐地凉了。曲仁学父女俩的心里却仍在翻腾着，滚热。

“我又向你重复了这段事的意义你明白吗？凤玲。”曲仁学意味深长地问女儿。

聪明的凤玲回答说：“明白。要我记住过去，不辜负党的培养。”

“那么，”曲仁学说：“我来和你办交代吧！”

曲凤玲谨慎、敬慕地答应着。

先从备品交代起，一百二十套学生桌椅、两套教员办公桌椅。两支铜号，一个卷柜，……一样样地交代，让凤玲一样一样地查点清楚。到后来差了一支铁笔。老先生着了急。

凤玲说：“爹，等明天我自己设法找吧。”

曲仁学不说行，也不说不行，到底把那支铁笔翻着了。看了看凤玲说：“学校的一草一木都是马虎不得的呀！”

说得凤玲倒觉着不好意思起来。

学校的备品交代完了。曲仁学把凤玲引到办公桌前，爷儿俩都凑到豆油灯光下，曲仁学打开了一个本子，开始向凤玲交代学生的情况。

曲仁学说：“他，今年十二岁，前两个月才戴上红领巾，是个顶顽皮的孩子，不爱用功；可是，他有个优点，就是喜欢干活。学校里一有点活计，他挥着膀子干。还是个挺懂得团结的孩子。……”说完，曲仁学又补充了一句：“这个孩子是山东移民户的孩子，你不认识他，可是，你上第一堂课就能记住他。在课堂上你看一个红红脸、大圆眼睛，坐的总是

直挺挺地看着黑板的那个孩子就是他。”

爹爹介绍得这样详细、生动，把凤玲引乐了。可是，她没敢放肆地笑出来。凤玲是个很懂得礼貌的姑娘。

曲仁学继续介绍的是个女孩子。他说：“这个闺女都十四了，还总是那么靥靥。凤玲，她就是小名叫珠子的小丫头。可是，她的功课特别好。稍稍地有那么一点骄傲表现。……”

曲仁学一个一个介绍着。有的几句话，有的说得很细致，品格、面貌、爱好，都谈了。凤玲一边用笔记着，心里一边想：这有多好啊！我一定象爹爹那样，了解孩子，熟悉孩子，干一生教育事业。

介绍完学生的情况。曲仁学说：“凤玲，还有个情况，小学里那位老师好了就上班，他上了班，你要归他领导。他是位有经验的教师，你可不要年轻气傲。”

一切都交代完了，父女俩又说了一些家常话。这个时候，老座钟已经打过两点了。

凤玲关心地说：“爹，睡觉去吧。你太累了，身子受不住。”

曲仁学激动地说：“累？我现在一点也不觉得累，年轻的时候我那么使劲，财主都没把我当个人待。现在，乡亲们把我恭敬成什么样子了。有了共产党的领导，凤玲，才提拔你爹当了校长！”说到这里，曲仁学抑止不住一种感情，说：“若是你妈妈活着就更好了。”

一提起妈妈，凤玲难过起来了。一颗眼泪溢出了眼眶，她怕引起父亲难过，就迅速地把它擦掉。可是，爹爹已经看见了。他装着严厉对凤玲说：“凤玲，不要擦眼抹泪，要坚强

些，你是青年团员嘛！”

凤玲索性把眼泪擦净。说：“爹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好好工作，让你，让妈妈……”说到这，凤玲又说不下去了。

曲仁学后悔自己把女儿惹伤心了，他宽慰着说：“走，凤玲，咱们到外边看看，叫风吹一吹乏困。”

外边已经是黎明前的时候了。江气、露水，使空气潮漉漉的。

东方已经发白，天边出来启明星。屯里一声鸡啼之后，便隐约地听见人们喧闹、呼喊的声音。

一种兴奋的情感，促使着曲仁学又取出那古老的竹箫来。他说：“凤玲，咱们到江边上去！”

父女俩抄小路走到了江边上。

黎明前嫩江的水是温静的。随着那缓缓的水流，曲仁学的竹箫响了。他吹的是歌唱嫩江两岸美好生活的曲子。这首曲子的词意是：共产党象太阳，嫩江两岸好风光。狗财主，野心狼，从今永灭亡。……

吹了一曲又吹一曲。这支古老的竹箫，在那苦难的年月里是那样低沉、凄凉，而现在它却是这样的悠扬、有力。

吹一曲又吹一曲，黎明到来了。宿鸟飞满了嫩江岸，天上的启明星不见了，太阳从东方升起。曲仁学和凤玲俩一夜没睡，一点也不觉得疲倦，因为父女俩都兴奋地意识到：新的工作就要开始了。

一九五六年于大赉城

春 夜

I

平原这一带，立春的气候并不象人们想的那样：河里的冰化了，青草发芽了，柳叶儿绿了，布谷鸟叫了；实际上大地的积雪刚刚透出一些黑窟窿，西北风穿过平原，从树林里吹过来，还冷嗖嗖的呢。

就在这样的春天的夜晚，从乡里到胡家岗的路上走着一户人家：家长吴成、妻子、老母亲和两个孩子。他们是从山东移民移过来的，现在，他们按着乡里的指示，要到胡家岗红光农业生产合作社去安家。

说起来，吴成一家去年秋天就应该来东北，可是，吴成娘就是不肯来。娘把一家人叫到身旁来，叙说起他们祖先到东北“逃荒”的故事。娘说东北是个荒凉的地方，草长得埋人高，狼、獐成了群，他们祖先刚到东北的时候，在田地上搭起“马架”子，用镐头一镐一镐，一滴汗又一滴汗地开垦着荒地。有时狼群来了，就得把“马架”子拆了，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。若是亲人有个病呀灾的，只好用眼泪把他陪进土，谁能顾得了谁啊！娘说，这些年月有了共产党，东北的地

方也挡不住是变了，有了人民政府的照顾，事情也可能是好办的多了。可是，娘说，人生地远，离开故土去“逃荒”，究竟是一件揪人心肠的事啊！

娘的这段古老的“逃荒”故事，使得一家人这年秋天就没有动身，一直拖到听见了到东北来的乡亲们的信儿。吴成跟媳妇俩究竟是年轻人，比娘的脑筋开通的快，就整天地嘀咕娘到东北来，娘一看儿子和儿媳的心铁了，也就不好再说什么。县里的欢送会已经开过了，这些天来老亲近邻都来看望他们，亲戚的叮咛，朋友们的劝告，这才揣着她那古老的故事，随着一家人，到东北来了。

从乡上到胡家岗的路是三十里。吴成一家是太阳偏西离开乡上的，现在走了一半路程了。天已经黑下来，不知啥时辰起了风。路，是又黑又滑。吴成媳妇背着个行李扶着娘，吴成也背着个大行李照管两个孩子，好在两个孩子都大了，一个十三岁是姑娘，一个十一岁也是个姑娘，能够跟着大人们跌跌撞撞地走。

夜路，一会儿娘的脚滑到地垄沟去了，一会累得娘不得不坐下来歇一阵子。

“在家千日好，出门一日难哪！”娘说：“背井离乡的，不用说往后的日子，今晚上我看怎么过？”

“娘，不要紧，到了地方就好办了。”吴成媳妇安慰着娘。

“我说‘逃荒’这滋味不好受，你们不信，这回明白了吧！祖先……”

“娘，别提祖先了，这年月不同那年月了。”吴成媳妇小心地劝着娘。吴成最是个主张到东北来的，这工夫看娘这情

景，也就不敢多嘴，只好比媳妇的声音还小地劝着娘，说：

“娘，别上火，车到山前必有路，啥事有政府给作主呢。”

娘没理睬他。继续数说着：“你爹活着的时候就张罗着到关外来，我说死说活的没干，他依了我，没有遭到这分‘逃荒’的罪，临到了你们，咳，就不依我了……”

“娘，别想那些古事哩，走吧，我扶着你。”媳妇儿的声音还是那么柔和。

“走！黑天半夜的惹人麻烦去呀！”娘坐着说话没动弹。

“那怎么办哪？娘！”吴成有点儿着急，他怕娘死坐在那里。

“怎么办？”娘正没处发火，看吴成搭了碴，就冲他来了：“你愿意来嘛，你有主意，有什么办不了的！”

“娘，走吧！到了社里就有了头绪啦！”吴成壮着胆子又回了娘一句。

“社，社，是俺家的社啊！俺房无一间，地无一垄，亏你三十多岁的人啦，心眼那么不开窍！”

“娘，这咱的社可团结人啦，咱凭两个劳动力在社里干活怎么还不挣口饭吃？”媳妇替吴成补充了一句。

“哼！”娘没好意思数说媳妇。可是媳妇明白：娘“哼”的意思是，两口子都是不识好歹的人，就打着社怎样好，可要啥没啥，还不是人心隔肚皮呀！

媳妇果然猜中了。

娘说：“叫我跟你们走也行，可是，要是社里把俺当下眼皮看，往外赶咱们，我看你们怎样办？”

“娘，这时候没那个事，社是大伙办的……”吴成说。

“娘，你放心吧！社里管保不能让咱回山东就是啦！”媳

妇说。

“哼！”娘明显地表示了不服。可是，她站起来了，没有好气地说：“走，我跟你们走！”媳妇赶紧扶住了她。

夜渐渐地深了起来，风一阵一阵地紧刮，一家人：娘叹息着、媳妇喃喃地劝说着，吴成比夜还沉默地握住两个孩子的手。一刹那，在这块解放了的肥沃的、曾经是大丰收的合作社的土地上，让这一家制造出这样一团不调和的气氛来。

云彩裂开了缝，天边露出来星星。

I

昨天，胡家岗农业生产合作社接到乡政府一道通知。通知上写：

红光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胡大年同志：

为照顾灾区弟兄，开展救济工作，根据上级的指示，特分配给你社一户山东移民。该人名叫吴成，贫农，有妻子老母及孩子两人，希妥善安排。

六台乡人民委员会

社主任胡大年把乡里的通知拿在手里看了又看，然后坐在那里想了一会就去找管委会的委员们去了。傍晚临时管委会的委员会议就开上了。管委会决定，晚上召开社员代表大会，讨论怎样欢迎山东移来的灾区弟兄，怎样安置这新来的